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梁 沈隱侯

第七十三冊

修定樂書疏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按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

渠牆壁之間浮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記。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記是行已經邦之功。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之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

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仍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慚。六莖興愧。

論譜籍疏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旣立此科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

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甯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

議乘輿升殿疏

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

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

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

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版輿升殿

爲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

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于正覺極妙有感

乃歸仰于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

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
諱歷刼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
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且啓欣問竪之安寢扉
早闢訪饍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
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
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
從心欲誠願克果今于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
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十同日出家惟願
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

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刼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甯足匹、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鼻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遣浣濯。人天攝受。幽顯

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爲文惠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克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逵宣其妙果、十任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翔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
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爲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
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漑而莫
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
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
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
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

源海廣、理塗靈與、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蕉、離文折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祓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瑤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

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霄、啓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氤氳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摘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折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輿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爲齊竟陵王解講䟽

大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途、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遂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千道揚、拔迷根于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莘僧英、敬敷慧典、窗藏奥文、雲開雨散、今晩首丹達、日弦上朔、止歩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兹、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祗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况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

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任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室劾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動雲廻月

殿舍呂䫉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虞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思隆于永刼敬捨軀服以克供施藉此幽通控情玅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于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爲南郡王捨身疏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因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刧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閑黼帳翠帷之餙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愆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實栖誠玅覺

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衞夙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祜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闈膺祥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崇甍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淸信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

求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値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饉盈藏未嘗登體濫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

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巳、慶流僕妾、室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旣蒙累璽、而櫝有羸衾、自斯巳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巳甚、方諸寶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

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饑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次玄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八雖果謝菴園飾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

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剪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爲難故闕以八支導彼淸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造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人高卧取遜問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令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罽上德舁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表

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覩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兹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

天雖世窮八王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舊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値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

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實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
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
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
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
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
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
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
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
三年。桓立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

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踧踖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上注制旨連珠表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

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爲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漢世幾措。資於貫朽。名鑪化

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復古爲貴、伏惟陛下欣洽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晋、經創江左、邦訓莫罄、遠圖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峰。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宜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願、式

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

遐想之士。必寄懷古之目。

爲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

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八神警室

事超齊甸、義邁譙宮、故能屬輦道於天階、命帝

闕於霄路、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窮、克播徽塵

永光盛烈、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

伏見錢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强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獷敵却沮强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昧罔輕言伏懷悚懼

薦劉粲表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輌不息

與沈淵薦沈驎士表

吳與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禀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厄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

聖澤於荒垂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

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寘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肅、宰畧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雹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

殊於貌謁

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竊惟玄素未辨，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絶於前，南北二朮，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外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逈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挫暗爲明，勉愚生智，亦何以登奇擬異，離渭分涇。

爲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

而臣挹道未弘、踐義多缺。徒升國奧。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晻藹于關垂、令采徽猷、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啓、鼎運始資。魯衛兼啓。義邈周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憂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為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

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

堯萬徽必理一物興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

若夫玄黃未已非秋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强飯

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覩學匪任

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寔所以躅假衰

疾收屏淪暮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於淄水、駑足蹇步、終取躓于鹽車、

爲皇太子謝表

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聞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雖問安内豎。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貳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

爲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懼妾

實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爇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緄昭被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

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闈。志塗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兵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

輕命固莫云酬

到著作省謝表

臣約言卽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家乏懷鉛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懶良謬勒斷蛇之符預刋氷河之業路遙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曲造雕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揚朧懵交顏

拜尚書令到都謝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

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邱嶽之重
登階望席恍焉失步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
所以咸甯太子體岐弱載表膚冲茂典冊旣升
休祚方遠率土合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
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謝賜新曆表

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爲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

何則勝殺無舛拘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

之原攸序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踈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

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臨終遺表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巳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劒。比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厲、微臣臨途、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

章

爲安陸王謝荆州章

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藩圭。好禮慚河。敦詩愧楚。懸旆出關。徒達絳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卭。北維嶓陜。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攄情陸白。布欵幄。重霄途嚴。遠事隔。披照腆冒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記、

爲晋安王謝南兗州章

臣以菜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宿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斾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志厝、

爲六宮拜章

蓬闈菲質、嘉淑無筴、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何以厠鴛鸞之盛序、奉屬

車之清塵

彈文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窊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胄

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旣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隷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華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冑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父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釆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徽而

託姻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
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
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
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
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
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婚、璋之下錢
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
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
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

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賚、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蕕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

屋家將被比屋宜眞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按廷尉會稽邑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

闕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聞通制明文自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爲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

謹按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違及違弛之僁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奏彈御史孔覃題省壁悖慢事

謹按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稟淺劣無聞謬[illegible]
華省、假攝去來、仕子常務、況東皐賤品。非藉豐
資。旬日暫勞。豈云甲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
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寔允朝憲、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稟所居官、輒下禁止、

奏彈秘書郎蕭遙昌

謹按兼秘書郎臣蕭遙昌、盛戚茂年、升華秘館、
淑慎之迹未彰、違惰之容已及、宜寘徽綱、以肅
朝風、請以見事免遙昌所居官、

奏彈王僧祐

僧祐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
不待對入輒去、中丞沈約彈之、

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

修竹彈甘蕉文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荑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藳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

爲巳力風聞籍聽非復一途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證甘蕉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彫之心

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郎。稱乎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賀齊明帝登祚啓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廻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麓賔門、道風遐被膚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毗、鑾。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

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緇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鳧藻

上錢隨喜光宅寺啓

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大教早流法遵二代開塔白水樹刹枌榆可以傳美舊跡迄今不朽

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

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願千子之蹤

謝賜甘露啓

約言左右徐儼宣勑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年經見不過霑條而已時或凝結纔若輕霧未有玉聚珠聯光粲若是寔由積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華霄極雾被後彫慈旨曲洽頒

此祥賚不任欣荷謹以啓事謝以聞

謝勑賜冰啓

竊惟司寒、輟響。聆自前代。淩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有籍羔秬。無災霜雹。約又有謝賜交州檳榔啓云、龍編嘉賓、厥包遐遠

謝賜軨調絹等啓

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貢深束帛

謝勅賜絹葛啓

素采氷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涼風於襟袖。

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

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畧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

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
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
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
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罄竭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

竊以六詩兩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
小辯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
該玄體妙凝神宙表廕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
九天因果晤其物心菩提證其後業步無生之

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達十號之尊崇逮四

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

俱存

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

鳳綵鸞章霞鮮錦縟靚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

帝所遠有慚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

光景不能自息

謝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

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

藜臺之下。民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復袖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

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爲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謝司徒賜北蘇啓

廣陌陰山之外。砂絶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

莫或輕至聖[illegible]
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與言於俗表

為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啓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祗。在微必應。此乃
胡羯奔逃。吉之先見者也。

為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劍啓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
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
之懷。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

輕鑾徽動密翳徐張黃間所彀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須禽

答釋法雲啓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内出亦蒙勑答臣下一本懽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

[illegible]

書

與徐勉書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還、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

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以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

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答陸厥問聲韻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

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嘽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

隙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天機啓則律呂自

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

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

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

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答樂藹書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

愍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

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

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彛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歘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答沈驎士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衾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遂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

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圖緯內所豐濟川文

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夫砂汎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環廻，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膚旨，微表寸長，

與陶弘景書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憑星夕卧、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閒遠、咀嚥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鈌惟心、、、、、、、、

報王筠書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

鉤什新奇。爛然綜至。情興已盡。會旨取效。高攄

玉振。克諧之義。甯比筌簹。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覯乃申。

報博士劉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徵懷淸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佇長

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暮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輙當置之閤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折。

與約法師書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眞情素韻。水桂齊

質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遥寡務何嘗不北茨游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于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輙斬而後與用爲歡讌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慘焉興想淚下不禁揩遺恭送以克蔬僧一

飯法師與周情期契濶，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嘗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序

梁武帝集序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朱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未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

披條振藻若前疑徃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
妙援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罝壘難踰摧鋒
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
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
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
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
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
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稾必削而國謨藩
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叩修乾籙戢華握

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簴靈
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採
薇出車杕杜之讌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
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
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
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
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內典序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翾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騖、擬燄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

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羣舟與六趣津
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旣已
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遠於大權協化對揚宗極
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
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
學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
又有捐情屛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
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
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

行、分路同趣、忘懷屏欲、殊塗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但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議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

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踏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叉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栧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

三蓮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雕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玆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招彼象譯、暉暎縑圖、夫秉牘書事、其

流已遠盡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illegible]
文胡華舛則至于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内
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邱索域中之史策本起
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
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泰理卷分或詞義
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
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
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
門而理無異趣故眞俗兩書遞相扶奬孔發其

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玆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玅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人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含靈萬品、既非記牒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
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
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
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
罔窺邈、乎悠負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
簣爰始、言登赤路、起滅迴還馳驟不息去來五
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
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
有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昊昊區區。猶秉

何言之稱。至人無已。甯以詞義爲珍。葢由萬感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何。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狥物。動非爲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敎。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乘。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敎

云夫經紀東流數[illegible]

累萬方通。剪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玆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畧。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甯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

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揵陀近遊京洛曇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肹蠁徧富延澤以西

尤景慶蒙多見天山之表有志者、偕勉紹遊歷

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于人天。設重牢于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橋。緣動必應。又況進于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切、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

輪、傷昏懸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

迴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

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

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

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寨砥矢而言歸

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約進啓云佛記序今謹以上
呈詞義無取伏懐自悉謹啓

棊品序

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

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

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廻景紓情、降臨小道、以爲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求萬芳於來葉、

論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术黃精、終于假

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查不懸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稽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

其遊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寘然不覩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志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

王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

乎。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離闚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

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

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慮
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甯與四夷之樂同日
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葢由斯法宜隱故也炎
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
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是宜導之以漸稍啓
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葢佛教
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
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

粒食歉腹克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已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

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内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割，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于見道，若斯之篤邪，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答陶華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

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門宜隱、育王造塔、始敬
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
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
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
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
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
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
卯長歷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
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

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曾之四月爲
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
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
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
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
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
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
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
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

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
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
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
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
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
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
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

鶩。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

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

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

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為遠也、其路

既近、而此法亦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

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

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湻厚、羣生何辜、

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

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未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葢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傷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

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譏備以
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
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
衆生緣果、所遺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
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
其時、何關澆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
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
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
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

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于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

謂則大明隱惻賄廞將來夫肉
興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蘭爛蛾非可忍之痛
懸危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
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
桑妾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
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
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
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

矣輕煖於身事旣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
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
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
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
麤去甚敎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巳則通及晚說
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
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蘊是敷說之
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
差各隨敎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人善之途

禁淨通蠶則含生無蝡免之望薪者又以闡提

八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槩理、大聖弘旨、
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
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
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按泥槃初說、阿闍世
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旣而二人
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
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
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

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
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
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
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
亦有受其飽焉、桑墅漁川、事雖非巳、炮肉裂繒、
咸受其分、自湼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
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惓、秋禽夏卵、比之如
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蘭衣纊服、曾不
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

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迸克反，斷葷
肉之因，固蔬泉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
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
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
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
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
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

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己、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湼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

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illegible]肉之因，固蔬菜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

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于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

論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昺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

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巳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葢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必運則形忘、目用

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

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遝襲一念未成他端互

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

惑淺爲病病于滯有不淺不惑出于兼忘以此

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

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

靡二一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

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

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

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

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

矣、刀則唯刄猶利、非刄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
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
之與神、豈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刄今鑄爲劍、劍
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
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刄刀之爲
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刄、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爲、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飮
齕之生卽謝、任重之爲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

利譬形之與神邪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

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
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脚下亦可安眼、背上
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邪、則不
盡、若謂本不盡邪、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
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
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
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
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

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旣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土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

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未爲漸邪、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按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

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
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
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
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
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
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
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

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慾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慼頞、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

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

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竪、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于此永寘、此法既寘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邱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遠、若以此運心、則為

會可矣

述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

宜禁絶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吉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晩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淸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衍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

中不餐此蓋是遺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義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于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

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邪、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

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禀非

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
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
谷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
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
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
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實由乎此也

頌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遮叩寘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達。旣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剎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穴。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甡甡羣有，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寄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覯來運，永傳

今識、

朝丹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旣升霸畧將騁淸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關憑深桂嶺彝章委闕禮樂沈河極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高士贊 有序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贊務禹益皐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不有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賤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

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靡或守餌心安藜藿口絶炮胾取足落毛甯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劳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志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

非物所拘宦成名立畯彼高[illegible]

繡像題贊 有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巳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徽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浄覺敬因樂林寺主比邱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内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浄果來膺

妙秩、毓藻震聞、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彌勒贊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鄰基累明、功由積地、耿耿長津、遙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銷聲贊

寂矣棲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其理宜存，天標

已曖，絶羽孤騫，堯逢豈讓，札値奚言，

雪賛

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曉而

無殉，排雲霄自高，晞光本非恡，委谷不辭深，因

巖豈知峻，潔貌雖同賞，英心其誰振，

銘

瑞石像銘 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跡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

皇體神御極，把膚臨乾，幽顯成褎，無思不服。若

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旻，天

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佳髣髴於林衡，應真肸蠁

於淸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

於椒殿，至於事符緗牒，既表禎圖，無不雲霏霧

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耿千齡而再現；膏露湑

腴埜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立柜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環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感極迴靈豈變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恥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

帝上眷幽關之易啓洛玄應之無方雖拊事求
象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
莫若圖紗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
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
遺刊委斷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蹕親加
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沈弱之淵剖析旣離
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
寶貺永福天人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

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
事以感通流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水眇眇
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
永言鷲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寫好摘工藉茲
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楊州丹陽
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
輔拓宇東第咫武城闉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

郭、義、等去、鄲、事、均、徙、鎬及尅濟横流、膺斯寶運
命帝閽以廣闢、卽太微而爲宇、旣等漢高流連
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
迹垂之不朽、令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
年歲次星紀、月旅黄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
仲冬之節也、乃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
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恐上
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

皇帝乃啓扉閶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遥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蔬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濶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邸護護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遐夐在處弗亡安知若水甯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惟皇帥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為淨國地即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翱翔豈徒

三界甯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

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彌陀佛銘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紫寶飾事儉欲與情克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旣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與言遐適報路雖長

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跡髣髴尊儀圖金寫石瀆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恥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甯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

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朦瞽、守玆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蔓焉誰覩、

栖禪精舍銘 有序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湑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廁遠、宅賞

憑旃須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聆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鐘粗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辟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沈隱侯集卷一終